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三回 劉家莊佳人著崇 雙龍山杰漢招親

當時陸公子曰：「老先生須將令媛扶出別所，小子乃敢進臥房。男女有別，豈得妄進，同房不雅。」劉迪曰：「趙法官休得拘禮。小女□餘天人事不省，危於早晚。老拙有言在先：但有高明手段人收除邪鬼，救得小女一命，年紀相登者即共結絲羅。今法官有此法力，一貌青年，正當與小女作匹，何須拘執。」公子允諾。是夜復多吃數盅。晚膳畢，劉迫命僕人持燈引進臥房。僕人在房外不敢進內，將燈交陸公子，走跑走了。公子自思：「不好了。酒後之言狂躁，擔承人擒拿邪鬼。」無奈，放膽持了雙鞭推開臥房門。只見繡房幽雅廣大，大桌上繡刺針指之物奪目鮮明。四壁上弓箭滿掛，牆邊左右排插刀槍器械。細想劉氏女子有此英雄武藝，故弓箭刀斧齊備。但劉老頭兒說有能獲鬼救他之女許結絲羅，且喜此女精習武藝，足與吾同心，如匹配吾也情願。又見前面一團羅帳，想必佳人臥於繡榻中。近前用左一鞭撥開羅帳，只見佳人繡被蓋體，頭面仰開，真有可餐之色，一息之氣，面如土色，覺得生憐。「可惱妖物，將此佳人崇得如此狼狽。吾陸某便將一命與汝拼了必要救回此女。且不可閉門房門，倘鬥戰他不過，開門跑走，免被所害。」只得靜坐房中，閃埋暗處，與佳人隔開一帳，不異古人之美談高潔。

再等候一番，不覺時交二鼓，忽起一陣邪風，將燈燭吹得影映搖動。只見紅光透射進房中，又見一高大邪神高與簷齊，將羅帳一揭，說出言語來，曰：「小姐，汝非真病。吾非作祟汝者，吾乃報事夜神。但前月汝父親商議要將汝許配前村張姓者。但此人乃一村郎富人子，豈能配得小姐一品夫人之貴？吾故奉月老之命，略將汝家吵鬧，略弄小姐輕輕小病，阻卻汝父親議婚之約耳。一等待陸貴人一到，吾即還洞復旨矣。」

有陸公子在暗處聽得半明之際，忍耐不住，閃出大喝一聲：「好膽大邪神，為阻他父議婚，即將小姐弄祟壞，好生可惱。吃吾一鞭，好取記號回覆月老。」語畢雙鞭打去。高大神一看，原來正星主在此，踏步急跑出堂前，借土而遁。陸公子用鞭插下土泥二尺多。

劉迪聞響即與家僕急持火把、提籠，一堂光徹。劉迪命家人□餘名，持鋤拾鐵，頃刻之間扒開泥土七八尺，略見穴中光亮，甚覺駭異，不敢下穴中。天色曙亮，再令家人用力鋤，覺有丈餘深，將鋤鐵撞著叮噹一響，眾人嚇了一驚。住手細看，內有大石一段。眾人斂鬆四邊泥土，尚不能扛抬起。陸公子曰：「汝八人多扛此石不起，不過千餘斤之重，好沒用東西。待吾來也。」將神袍一振，將身縱下，雙手向大石下一插，上下兩手將石挾移離，用力一提，撥開一旁。只見內有皮匣一個，其大有三尺，高二尺。陸公子將次托上。只見上面有封皮，書著「陸鳳陽開迎」五字。眾人驚駭稱異。公子即將皮匣打開，內有金盃一頂、鎖子龍鱗金甲一幅，又有書一函封固。公子即拆書一看，上寫著：

「金盃鎧甲立功高，減佞誅奸膽氣豪。
宿世姻緣劉氏女，絲羅早定勿疑糊。」

陸公子看畢，大悅曰：「原來此非邪祟。」又對劉迪曰：「老先生，此非邪鬼作祟，實乃報事夜遊神候待於吾也。」細將夜來游神言語一一達之。

劉迪聞言大喜，「如此吾女兒無患矣。不料汝乃陸國舅，失敬了。」公子曰：「某乃落難罪人，是至改換姓名。」劉迪又曰：「曾聞國舅在鐵裘山招集軍馬，朝廷又有兵征討，如何又遠來吾省，真乃令人難猜測也。請道其詳。」

公子曰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即將兵糧不繼，不能抵敵，棄山而遁之由說知，又言：「到此山東尋覓故友一人，不意在此相逢。有幸神聖賜吾盃甲，指示姻緣。」

劉迪曰：「此實小女之福，皆由國舅宿世姻緣之所招也。且褻屈月餘，待小女患病痊，擇選吉日完婚，再由國舅往覓訪貴友來遲。」

公子曰：「月老須然指示姻緣，惟某係朝廷欽犯，縱老先生不棄，只恐有禍干連於汝父女，某心何安？」

劉迪曰：「國舅之言差矣。汝不見錦囊上討詞吩咐明白，此是天所前定，倘然不允，是逆而行，豈可為之。安得以禍及干連為疑？老拙埋名不仕者，豈真不務先人馬上功勞，無奈奸臣當國，不若全身遠害為高之意耳。吾只願國舅有日削佞誅奸，報復君父之仇，肅清朝廷為望。」

公子曰：「既叨老先生不棄，金石之論，晚生怎敢不從尊命。惟吾父仇未報，立足未定，即今完婚未敢從命，且待有安身之處，自然差人迎請賢父女同敘。今無物可憑，只留下此寶甲金盃為記，望老先生詳察依允，且請良醫調理令媛患病為要。明日晚要告辭了。」

劉迪只得應允，苦留數天。陸公子是日執意登程，劉迪只得叮嚀送別，又取出白金百兩以作路費，「倘有安身即要差人回音，以免吾父女牽掛。」公子允諾，相辭而去。

一路思量：「久聞李豹落在山東登州府。只因在朝與龐奸賊作對，反出山東登州，未知落在那方。」一連大王覓訪。一天，到得一山，高險嚴整，青鬆發秀，古木蒼蒼，周圍數□里寬廣。正歎羨間言：「吾鐵裘山難及萬一。」跑了半天至半山，銅鑼一聲響振，跑出數□名強徒，大喝：「馬上那人敢生膽子，向吾寶山跑路？身上金帛衣裳休得帶去，盡情送上，或好生之德放汝生路，倘恃強不與，休思活命。」

公子聞言冷笑曰：「這是本該當送汝金銀，管山食山，管水食水。惟一說，且將汝家大王報名上來。倘然相識故舊好友，何須買路；如非故人，自然奉送金銀汝等。」眾強徒曰：「此地名雙龍山，吾大王名李豹，昔日五虎將李義之子。」公子聞說大喜，曰：「他是浙江寧波府人，自小與吾結拜金蘭，正要覓訪，不意在此山埋名。汝且進山通知名姓，言寧波府陸鳳陽要見。」

不一刻，嘍囉入報，李大王大喜，飛跑下山，一見大呼：「賢弟久別年深，何幸相逢於此？愚兄實乃夢想不到矣，好不遂心懷。」語畢攜手並同登山。公子含愁曰：「弟之苦命，東奔西逐，惹下不孝大罪名，來知兄知否？」言畢已至山中，二人下坐。李豹曰：「賢弟闖出滔天大禍，累及世伯令尊、國母，愚兄豈有不知？後聞汝逃遁出，吾日夕為汝擔憂，被朝廷捕獲回，一命危矣。後又聞朝廷興兵征伐鐵裘山，方知張夢虎哥哥也同在內，未知那人勝負，意欲私自興兵相助，算來難以過各種關津城池，故遠遠探聽。不想上數月前風聞攻破鐵裘山，某心如焚，不知汝二人下落，被兵所害否。今幸賢弟到來，還未知張哥哥逃出否？」

公子即將柴王三帥有恩於己，通知水車之害，故得弟兄逃脫，一一說明。李豹大悅，又聞張哥哥也在潼關安札，轉聲：「賢弟勿憂。吾山非比汝鐵裘之弱，水陸並通，山灣險阻，利於我兵埋伏，不利客兵攻擊，精銳嘍囉三萬，糧草可足三年。正好招兵買馬，屯聚數秋，訓練士卒，然後暗通潼關高千歲，方可動兵。否則張揚在先，被朝廷聞知，四路齊起大兵先來征伐，又蹈了汝鐵裘山之轍矣。是自取其敗也。」

陸公子聞說大喜：「李兄長之妙算弟難及萬一矣。」是日山中排開酒宴，弟兄開懷暢敘，酒至更深，言多談論。到次日，陸公子修書一封，往劉家莊接迎取父女到山。選了精細頭目二名帶領家書。此地同府別縣，三黨三天已到劉家莊上。將書投進，劉迪拆書從一至尾觀看分明方知陸國舅的故交乃李義之子李豹，又是吾世交弟兄。但他在雙龍山為強寇，只因在朝件違奸佞，反出山東。陸賢婿身投此山，說明倘我恐防禍及於己，即言語將女兒另適高門。但經神人指點，姻緣前定於他，況此子堂堂一表，膽正心雄，久後未必居於人下者。吾亦以大丈夫自許，豈可言而失信？總憑禍福只因天降也，只將此事對女兒說明，看他如何。」想罷留款下

頭目二人，待他引進。

前途劉迪前妻亡過，遺下女兒，故命著二房妾，吩咐對女兒說之，看是如何。張氏領命即登繡樓，將公子來書交他看畢。麗容帶愧曰：「二娘親，此事乃爹爹作主，豈女兒所能定主意？但前時有神人指點結姻，豈容更改，以違天意？有勞二娘親轉達爹爹，休得三心兩意。女兒豈敢違讎。」張氏微笑曰：「女兒明見不差。汝父親亦不忍食茹前言，但不知女兒心意所見否。既然父女同心，更見貞俠出於一門也。」語畢，轉出外堂，對劉迪說明。大悅，擇定吉期。是日親送女兒出閣。小姐哭別生身母神牌，又別二娘，登車而去。

一連趨路，三天到得山前，放炮報信。陸公子下山接迎，翁婿相見。小姐自有丫環扶進內寨。公子曰：「某回音說明在此山安紮，猶恐禍及於賢父子，是以書上推辭令媛別擇良緣。因何老先生反將女兒帶進敝山，是何主意？」

劉迪曰：「那裡說來。老拙一言已定，豈得妄更，況神聖指示之言，豈可違逆？」公子未言，有李豹上前相見是世弟兄，通家好友。是日大排筵宴，宰殺豬羊牛馬，山禽野鹿之味多般，不須多述，鼓樂喧天，音韻悠揚。是夜於寨內送入洞房花燭。

次日劉迪辭別回莊，陸、李弟兄慇懃送別下山。回歸莊上，張氏接見，細將山中險阻一概言知，又言：「既將女兒送上雙龍山，萬一有人泄漏風聲，難逃本土官兵之厄，不免盡將倉庫金銀、糧米不下三萬餘萬一並搬運進山中，不憂糧草不敷矣。」夫妻商議定，次日命家僕四萬餘名，將倉谷盡罄搬運大舟，將白銀打上皮匣三萬餘個，封固下舟，一並使女、僕人盡數登舟而去。

一到得高山，嘍囉報公子二人。大喜，接劉迪。一言明。李豹曰：「如此大事濟矣。吾山所欠者糧餉。今具此三萬之糧，可足餘載之食，即當今四路兵出攻伐，有何干礙？」語畢，吩咐頭目盡將金銀、糧穀運收倉庫。是日小姐出山迎請張氏二娘進後寨同敘。內外一堂暢樂。立起招軍旗號，附近居民毫不驚擾，不許小嘍囉下山犯擾鄉民，違令立刻處斬不饒。附近本府萬民喜悅稱德不表。

再說汴梁城朝內兵部寇爺。一天退朝回衙，經過西邊書樓，一聞內有男女之音，將身駐足一觀，只見正嫡馮氏夫人之舅馮升與他京香侍婢白日行奸。寇爺忍耐不行驚破，進至內堂，將此事說知。馮氏夫人驚怒交半，曰：「老爺豈得容留此不法之人，定須趕逐，以免家醜張揚。」寇爺點頭，吩咐喚進馮升、丫環。二人驚惶不已，自知不好。馮升下跪，求姐夫、姐姐恕罪。寇爺曰：「好言類！汝在金華府家鄉打死人命，地頭官擒捉於汝。一走脫，至京城哀求本官。體念夫人情面，申詳文書回金華府尹照知，消案免追，止望在京與汝捐下官吏一函待汝榮歸故土，以免苦主報仇提案，豈知行此不肖事。實乃閉門養虎，足以自害其軀，玷辱吾清白之門。今留汝不著，有白金三百，由汝回鄉抑或別所寄寓，不許多言再懇。」馮升羞慚而去。寇爺夫妻打罵京香丫頭一番，命人逐出，發賣煙花，也不多表。

卻說馮升小人之心，深恨寇爺逐出於己，自言：「吾須犯了些小姦淫，不該將吾逐出，無有棲止，真可惱。他既不念親情，也罷，待吾放出一星之火，燒焚萬頃之山。不若往龐府出首，說明他私養太子，認作親生。如今出首無罪，反有賞賜。吾萬物不取，只取他侍女京香為妻足矣。有何不妙？」一程跑到龐相府中，擊鼓喧嘩。

有家丁跑出查問。他自言兵部寇爺妻舅，姓馮名升，只有機密大事要見相爺，非面稟不可。家丁聽了此言，未知真否，只得進內稟知。

有龐國丈聞言一想：「這寇準老匹夫，平日間與老夫毫無相得，猶如目中之釘，事事與老夫相反，常常多言辯駁，吾所最嫉此老。今他妻舅一說有機密大事求見，未知如何。且讓他進來便了。」且看下回分解。